二十块钱

王倩

火球肆虐，热浪滚滚，我拖沓着步子，口腔里是灼烧般的痛苦，总算是走完了最后一节台阶。然而，检票处尚无一人，只有一块印着“漂流”二字的褪色红牌，歪斜地沉默着。一切似乎被这令人抓狂的闷热给蒸蔫了，只剩下我们沉闷的喘息声。

“天杀的这简直是要烤死人啊！半个人影都不见，耍谁呢？”同行的一个小伙半瘫在墙角，紧紧蹙着眉，盯着不远处的皮艇抱怨道。我们都撇撇嘴，本来积蓄已久的愤怒竟全卡在嗓子里，最终只化为声声低沉的叹息。这该死的地方还不给带手机，我们久久地与沉寂的河水对视着，一时间竟恍惚起来，耳畔嗡响的蝉鸣，偶然飘来的凉风，像猫爪子，有一招没一招地撩拨着我的心。

不多时，人总算多了起来。撑皮艇的师傅远远地吆喝着，二十个人就出发，便转身跳上皮艇，叉着腰，眯着眼看向岸上的游人。偏偏最倒霉的事全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，东拼西凑，我们却只有十八个人，看着几艘已摇摇晃晃前行的皮艇大家简直是满肚子的牢骚。先前抱怨的小伙，随手向其中一个师傅招招手，谎称着二十个人，便招呼着大家上了皮艇。众人愣了一霎，却又都装的像个没事人，急匆匆地往艇上窜。撑皮艇的师傅竟没多问，摇摇晃晃地出发了。

艇上安静得出奇，或许是天气的缘故，气压低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突然，一个粗犷浑厚的声音撞入耳中：

“你们没有二十个人？！”

这一声惊得人浑身一颤，沉默的薄纱似被刀尖猛地扯破，空气随即静止了一刹，愤怒的气息便疾疾地弥散开。我们全低了头，都不敢出声。河水摩擦着皮艇，我借着余光瞥了一眼满腔怒火的船夫，加上先前的受罪，不禁将所有怨气堆在了他的身上，对他满心厌恶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少一个人我就少10块钱？这20块谁给我？你们说吧，这钱你们必须给我！不然你们谁也别想到岸！”

一丝凉气闪过后背，我还真有点害怕他不给我们上岸。但，不就是20块钱吗？真是遇到了个穷死鬼了。

只恨无人带钱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嘴角泛起苦涩的尴尬。艇上的一切都愣愣地停滞了，与匆匆后退的流水显得格格不入，远处打水仗的声音在头顶轰鸣着，似是有意来衬托我们死一般的寂静。最终，还是那个小伙先开了口，他躲闪着看向一脸阴沉的师傅，支吾道：“我们都没带钱，等我们上岸就给您40，行吗？”此时的他全然没了先前的神气，弓着背，只是抬着眼皮，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声音。

“不要，你们给我20！但我还有下一批乘客要送，谁等的着你们？”师傅依旧不肯妥协，粗糙的脸已皱成了一团，掩在宽大的帽檐下，竟透着几分可怖之感。给你小费还不要了？穷死鬼还要面子？

我被扰得心烦意乱，只想着快点结束这无聊的漂流，趁早离开那脾气怪异的穷死鬼。不多时，出乎意料地，竟是这位被我们气得满脸通红的师傅先开了口。他的神色已恢复了平静了，倒是很平和地跟我们讲起了前方的瀑布，嘴角似乎还漾起了一抹笑意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

见紧张的气氛稍有缓和，我便大胆地端详起这位暴躁老师傅的容颜。他长得确实不太好看，满满褶皱的眼皮似乎将本来就小的眼睛压得睁不开来，大的出奇的鼻子上印着点点褐色斑，嘴唇浮肿：这是一张常年经历风吹日晒的脸。只是，胡子剃得很干净，整张脸上熠熠地闪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光，朝气盈满，颇有些许孩子气。嘴唇一张一合之间，雄厚有力的声音缓缓倾出，掺杂着自豪与欢愉，听着异常地悦耳，竟像眼前飞泻而下的瀑布了，一种神奇的力量撞击着我的心，并在落地的一瞬，久久的回响。

真没想到，这老师傅认真讲起话来竟是如此神采飞扬。

老人悠悠地撑着皮艇，眼神飘向远处，手摆着长长的竹竿一深一浅，风吹起他橙色的工作服，整个人只随着皮艇微微轻摆，阳光投影下来，似一幅画。“我啊，干这行三十多年了。”也不知他是对自己说，还是对我们说着。

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他在此处河山的经历，讲在最湍急的地方怎样淹死了一个不守规矩的游客，讲自己和其他老船夫的辛苦，讲这里的风景怎样的迷人，始终是那样的心平气和，我忽而觉得他像那静静的潭水，澄澈透明，给人一种神清气爽之感。

或许，这20块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或许他很反感被人欺骗的感觉。我看着他，油然而生一股同情，亦或是钦佩。他的眸子干净，闪着坚毅之光，全身散发着质朴而执着的气息，不浓不淡，不死寂而不猛烈，正如悠悠河水，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断前行。

又到了一处巨大的瀑布，见前方有皮艇从瀑布下穿过，他露出憨厚的笑，朝我们招招手：“走那一趟要交钱嘞！有的船夫故意不跟游客说，到头来赚点小费。你们去不？”眼看着身无分文的我们，他又笑了，沉默着向划去前。只是这次他不再生气了，嘴巴大大地咧着，露出泛黑的牙齿，还有露着风的缺口，这一笑，显得他愈发不好看了；可这笑的真诚，笑的淳朴，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

最终，他还是将我们送到了目的地，那先前拼死拼活也要我们给的20块终究也没有要。我想，他这一路的讲解费，也不止20了吧。末了，这位可爱的老人，憨厚地笑着，眼中充满赤忱，立在任水漂流的皮艇上，久久地朝我们挥着手。风又吹起他橙色的工作服，我竟有些不舍。远远地，他的笑颜模糊了起来，逐渐变成了一个橙色的小点，最终淡淡地消失。

天色微暗，浮云朵朵，河水载着我对老人的祝福，延伸到不知名的远方……